

论“了₂”的认识预期

——以汉语条件句中的“了₂”为例

王继新

(浙江外国语学院 西方语言文化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3)

摘要: 文章以汉语条件句为例, 探讨“了₂”的主观性语义。从 CP 分裂理论出发, 我们认为表主观态度的“了₂”位于 CP_{attitude} 的中心语位置, 其辖域为整个条件句命题。根据相应的检验格式, 本文论证“了₂”的主观性体现在说话者的“认识预期”, 即说话者判定所涉及事件为极大概率乃至全概率事件, 因此“了₂”充当了“认识预期”标记。本文进一步对 *le*-条件句的一般/违实解读给出了统一的分析: 当说话者认为条件句命题与其预期一致, 此时产生一般条件解读; 而当说话者的预期与现实既定事态相矛盾, “了₂”触发了基于反预期的违实解读。这种语用层面的“不和谐”亦解释了为何“了₂”位于条件句后件更容易表达感叹。

关键词: 条件句中的“了₂”; 认识预期; 反预期; 违实解读; 不和谐

On the Epistemic Expectation of *le*₂: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Conditionals

WANG Jixin

(School of Europe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ubjectivity of *le*₂, focusing on Chinese conditionals. Based on CP split theory, it argues that *le*₂ indicating the subjective attitude is located at the head of CP_{attitude} and scopes over the whole conditional proposition. By exploiting relevant diagnostics, it concludes that the subjectivity imposed on *le*₂ is reflected in the epistemic expectation of the speaker, who assigns the involved event an extremely high or even total probability. *Le*₂ is hence considered as epistemic expectation marker. Furthermore, this paper provides a unified account for the hypothetical /counterfactual reading associated with *le*-conditionals: The hypothetical reading results from the evaluation of the speaker that the proposition is consistent with her expectation, whereas the counterfactual reading arises when the speaker's expectation contradicts with the actual state of affairs. In the latter case, *le*₂ triggers counterfactuality manifested in the counter-expectation. This non-harmony at the pragmatic level also explains why *le*₂ attached at the consequence of conditionals generally gives rise to exclamation.

Key words: *le*₂ in conditionals; epistemic expectation; counter-expectation; counterfactual reading; non-harmony

1. 引言

汉语语言学界普遍认为汉语存在两个句法位置不同的“了”: “了₁”附着于动词, 属于时体标记, 而“了₂”存现于句末, 其辖域为整个句子命题(Chao 1968; Li & Thompson 1981; 朱德熙 1982; Smith

1997等)。“了₂”具备多种语法功能,它既可以表达“现时相关状态”,^①也可以蕴含“与预期相反”的模态义(Ljungqvist 2007; Soh 2009, 2014)。例如,(1)中的“了₂”反映出说话人认为汤的咸度超过了原有预期,具有“反预期解读”(contrary to expectation)。

(1) 这汤咸了。

由于这种特殊的模态义,陈国华(1988)、Wu (1994)及蒋严(2000)指出,当“了₂”出现于条件句句末,我们通常得到违实解读(counterfactual reading):^②

(2) 如果有电,灯就会亮起来了。

句(2)的违实义是,条件命题所表达的事态与现实状况相反(即“灯没有亮”)。陈国华(1988)把这种“了”称为语气助词,认为如果去掉“了”,违实义随之消失,具有表达强烈情感的话语效力。蒋严(2000)则否认“了₂”是违实解读的语法标记,认为“了₂”是“新旧事态的对比”,这一新事态是交际者知识共核(common ground)之外的命题。王宇婴、蒋严(2011)及Wang (2013)将“了₂”定义为“违实义的语法要素”。然而前人研究都没有系统地阐明“了₂”在条件句解读中扮演何种角色。

请注意,句(2)还可以是一般条件解读:假设说话者向听话者传达“通电后灯会亮”这一新知识,那么“了₂”不再触发违实解读,而是表达说话者基于自身认知的某种主观态度,从而可能进一步引发特定的言语行为。张莹、陈振宇(2020)通过汉语条件句语料库研究得出,“了₂”实际上与条件句是否呈现违实解读并非构成充分及必要条件。

那么,“了”在条件句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如果说句(2)的“了”并非违实解读标记,那么它与不带“了”的条件句有何区别?其次,带有“了₂”的条件句(后续简称为“le-条件句”)如何引发违实解读或一般条件解读?我们发现,不同于一般条件句,le-条件句法无法与表达“同说话者预期不相容”或“否定大几率”的短语兼容:

(3) a. 我不认为,如果11号上场,就能赢。

b. #我不认为,如果11号上场,就能赢了。

c. 不太可能,如果11号上场,就能赢。

d. #不太可能,如果11号上场,就能赢了。

本文将条件句前件的“了₂”标记为“了_{ant}”,后件的标记为“了_{con}”,而分析将聚焦于后者。结合Paul (2014)及Zhang (2019)的CP分裂(CP split)理论,我们认为“了₂”具有“状态改变”的时体义及“认识预期”的主观语义,前者位于低层C的中心语位置(C₁),而后者则位于表达主观态度的C₃,句法位置更高。基于“了₂”的不同句法位置,本文的观点是,“了_{ant}”仅具有时体义,而“了_{con}”通常(尤其是在违实条件句中)用于表达说话者“主观上极大几率乃至全几率的预期”(陈振宇、姜毅宁 2019a; 陈振宇、王梦颖 2021; 陈振宇 2021),因此,“了₂”并非“违实义的语法要素”。本文进一步论证,le-条件句的违实解读源于认识预期,即现存事态与说话者原本的认识预期相矛盾,触发反预期效果,因此违实条件句通常伴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相反,一般条件解读的本质是说话者认为条件句命题符合自身的认识预期。这一处理方式一方面证明了“违实解读”是语用推理的结果,而不是“了₂”的内在语义,另一方面亦系统地解决了在类似(2)的le-条件句中一般、违实解读的生成及关联。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论证条件句中“了₂”的不同句法位置及形成的相关语义;第三部分着

① “现时相关状态”这一表述源于Li & Thompson(1981)的“currently relevant state”。

② 关于汉语条件句违实解读这一问题已有诸多研究,例如Eifring(1988), Wu(1989)等,而Yeh & Gentner(2005)、Hsu(2014)及Yong(2016)则从语料库/心理语言学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本文不再对此做进一步分析。

重探讨后件“了₂”的主观性如何体现;第四部分聚焦 *le*-条件句的违实解读及一般条件解读如何形成;第五部分为结论。

2. “了₂”的句法位置及语义

汉语条件复句可以通过“如果、假如、若、要是、要不是、若非”等多种连词构成。Wu (1994)、蒋严 (2000)、Yong (2016) 将“要不是、若非”等否定假设词界定为汉语违实解读标记,而带有“要是”类连词的条件句往往是有歧义的,我们必须借助额外词汇或语境信息才能确定其解读。^③ 请考察例句 (4):

(4) a. 他要是去,我就不去了。

i. 一般条件解读: 存在某时间点 t (t 位于说话时间 t^* 之后), “他去”这一事件在 t 发生, 那么“我去”这一事件就不会发生。

ii. 违实解读: 存在某时间点 t (t 位于说话时间 t^* 之前), “他去”这一事件在 t 未发生, 而“我去”这一事件发生了。

b. 要不是他去, 我就不去了。

i. *一般条件解读: 存在某时间点 t (t 位于说话时间 t^* 之后), “他去”这一事件在 t 没有发生, 那么“我去”这一事件也不会发生。

ii. 违实解读: 存在某时间点 t (t 位于说话时间 t^* 之前), “他去”这一事件在 t 发生, 而“我去”这一事件也发生了。

为了明确“了₂”如何影响条件句的解读, 本文仅考察“歧义”的 *le*-条件句。根据张莹、陈振宇 (2020) 的语料分析, 汉语条件连词在条件句解读方面存在梯度等级, 例如“假如”的违实义清晰大于“要是、假若”, 而“如果、若是、假使”等属于中性连词, “哪怕、只要、万一、一旦”等属于非事实类连词。由于本文旨在探讨 *le*-条件句的两种解读如何生成, 故排除具有违实或非事实倾向的连词, 主要考察中性语义倾向性较强的“如果”类引导的条件句。

对于“如果”条件句, “了₂”可以出现于条件句的前件 (了_{ant}) 或后件 (了_{con}), 甚至同时出现于两个位置:

(5) a. 如果下雨, 地上就会变湿。

b. 如果下雨了, 地上就会变湿。

c. 如果下雨, 地上就会变湿了。

d. 如果下雨了, 地上就会变湿了。

从语义角度看, “了_{ant}”标记了前件所述事件“下雨”的实现而引发的新状态, 所谓的“实现”属于“事件发生或终止”, ^④ 而“新状态”是不同于该事件实现之前的状态 (从“没有下雨”变为“下雨”)。Li & Thompson (1981)、Soh (2009, 2014)、范晓蕾 (2021) 指出, “了₂”的时体义体现在“状态改变” (change of state), 逻辑上看是 $\neg p$ 到 p 的转变, 而该转变源于所涉及事件的实现。这种新状态即是 Li & Thompson (1981) 说的“现时相关状态 (currently relevant state)”。若不考虑“了_{con}”, (5a-b) 都是表达“地上湿”的状态产生依赖于“下雨”事件的实现, 隐含了一种因果逻辑 (causality), 而因果联系的两个事件必然蕴含时间上的先后 (Asher & Lascarides 2003)。由此可见, “了_{ant}”在 *le*-条件

③ 蒋严 (2000) 指出, 特定副词如“真的”“早”“那时/当初”等都可以加强条件句违实解读的可能性。

④ 这类似 Comrie (1976) 对于“完整体”的定义, 即完整体将事件作为整体呈现, 而忽略其内部结构, 它可以标记事件的开始 (inception)、终止 (termination) 或完结 (completion)。

句并非总是必要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认为“了_{ant}”毫无作用,例如在句子“如果钥匙找到了,请马上告诉我”中,“了_{ant}”是必要的完句成分,这与“了₂”本身的完句功能相关(参见陈振宇 2016)。

条件句后件的“了₂”(了_{con})对于条件句语义具有实质性影响。试对比(6a,b)和(6c,d):带有“了_{con}”的条件句无法嵌入表达否定大概率或与预期不相容的表述中,而一般条件句不受此约束。

- (6) a. 我不信/我不认为/我原本以为,如果下雨(了),地上就会变湿。
b. #我不信/#我不认为/#我原本以为,如果下雨(了),地上就会变湿了。
c. 不太可能/我很怀疑/我不确定,如果下雨(了),地上就会变湿。
d. #不太可能/#我很怀疑/#我不确定,如果下雨(了),地上就会变湿了。

相反,le-条件句与表达同说话人预期相符或大概率的/短语相容:

- (7) a. 我认为/我相信,如果下雨(了),地上就会变湿了。
b. 很可能/毫无疑问,如果下雨(了),地上就会变湿了。

基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了₂”表达了说话者对于条件句命题的某种主观态度,而这种态度基于他的认识预期,准确说是极大概率乃至全概率的认识预期(陈振宇 2020, 2021),即说话者基于自身知识、认知体系认为某一事态发展符合其原本预期,并且主观上判定该事态发展是极有可能乃至必然的。

这种基于说话者认识预期的主观性无法体现于“了_{ant}”。如(8)所示,“了_{ant}”无法蕴含说话者对于前件所述事件的主观评价:

- (8) a. 如果11号上场了,比赛就能赢了。→ 很可能/我认为11号会上场/上场了。
b. 如果战争爆发了,就会死伤惨重。→ 很可能/我认为战争将要爆发/爆发了。

同理,结合该蕴含测试,“了_{con}”的辖域不能仅仅是条件句的后件,而应是整个条件句,即“依赖前件事态实现而产生的后件事态”这一状态改变是大概率事件。

- (9) a. 如果你认真学习,就能考上大学了。→ 很可能/我认为你能考上大学。
b. 如果是你认真学习,就能考上大学了。→ 很可能/我认为,如果你认真学习,就能考上大学。

“了₂”的语义功能既体现在标记某一新状态的产生,又与表达说话者主观态度/评价的“认识预期”相关;“了_{ant}”仅具备前种功能,而“了_{con}”的重要语义特征之一正是体现在后者的主观性上。^⑤

“了₂”的这两种语义功能恰恰反映在不同的句法位置上。Zhang (2019)将“了₂”定义为“句末时体小品词”(sentence-final aspect particle),在句法上具备完句功能,然而表达主观语义的“了₂”占据不同的句法位置。

参照 Paul (2014: 83) 关于汉语的 CP 分裂(CP split) 理论,汉语句末词是 CP 短语的中心语成分,按其句法/语义功能,可细分为以下三种范畴,并呈现(11)所示句法等级:^⑥

(10) 汉语 CP 分解的内在构造

C ₁ (低层C; low C)	C ₂ (语力; force)	C ₃ (态度; attitude)
了 ₂ (状态改变)	吗(疑问)	哦(警告)
来着(近过去式)	吧(命令)	呀(惊讶)
呢 _i (持续状态)	呢 ₂ (跟进式疑问)	呢 ₃ (夸张)
		

(11) Attitude > Force > Low C > TP

表“时体性”的“了₂”位于低层 C (CP_{low}) 的中心语位置 (C₁),而表“主观性”的“了₂”则位于最

⑤ 后件的“了₂”同样可以表达“状态改变”的时体义。此时,“了₂”是完句的必要条件,句法上位于低层 C 的中心语位置。具体参见本节的分析。然而这一功能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我们将分析焦点放在表达主观性的“了₂”上。

⑥ 关于汉语(及汉语方言)句末词的句法分析亦可参见邓思颖(2003, 2019),本文不做深入探讨。

高层 $CP_{attitude}$ 的中心语位置 (C_3)。我们发现,“了_{ant}”的句法位置只能是 C_1 ,而“了_{con}”可以占据 C_1 或 C_3 :如(12-13)所示,位于 C_1 的“了_{con}”是表达时体义的完句性成分,条件句可以自由与格式“我认为/相信……”或其否定形式共现;当“了_{con}”位于 C_3 时,“了_{con}”的辖域为整个条件句命题,表明该命题符合说话者的认识预期,因而不能与否定格式兼容:

(12) “孙主任,我看你那块茯苓地的排水沟还是不行,如果雨大一点,就危险了。”(刘醒龙:《凤凰琴》)

- a. 我认为/相信,如果雨大一点,就危险了。
- b. 我不认为/不相信,如果雨大一点,就危险了。

(13) “可是以后你如果不听我的话,你就会后悔了。”她说得很绝:“我最讨厌不听话的男人。”(古龙:《圆月弯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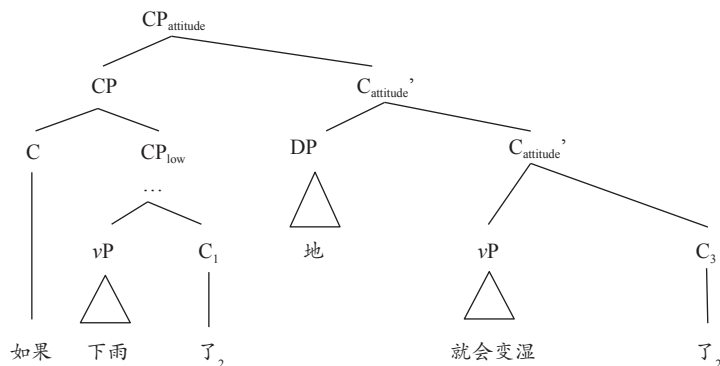
- a. 我认为/相信,你如果不听我的话,你就会后悔了。
- b. #我不认为/不相信,你如果不听我的话,你就会后悔了。

不难发现,当“了₂”充当时体标记,可以和句法位置在 C_2 或 C_3 的语气词共现;而当“了₂”表达主观性语义时占据了中心语 C_3 ,此时便无法与这类语气词兼容(例如,若存在句末疑问词,那么即便有“了₂”,此时的“了₂”也只能表达状态改变):

- (14) a. [[[如果他好好读书,就能考上大学]了₂^{C₁}]吗/呢₂]?
- b. [[[如果他好好读书,就能考上大学]了₂^{C₁}]呀/呢₃]!
- (15) a. *(我认为/觉得/相信,)[[[如果他好好读书,就能考上大学]了₂^{C₃}]吗/呢₂]?
- b. *(我认为/觉得/相信,)[[[如果他好好读书,就能考上大学]了₂^{C₃}]呀/呢₃]!

我们假设汉语条件复句呈现(17)的句法结构,其中,条件句前件作为小句(CP_{low})依附于主句,位于 $CP_{attitude}$ 的限定语位置。如(16)所示,条件句前件的主语可以自由位移至 CP_{low} 的限定语位置,形成(16b)的结构;而后件主语因 $CP_{attitude}$ 的限定语被占据,无法进行位移操作实现(16c)的结构:

- (16) a. 如果小明去了北京,小王就有得忙了。
- b. 小明如果去了北京,小王就有得忙了。
- c. *小王如果小明去了北京,就有得忙了。
- (17) 如果下雨“了₂”^{C₁},地就会变湿“了₂”^{C₃}。



我们认为,“了₂”可以占据 C_1 或 C_3 的句法位置,前者表达“状态改变”的时体义,后者表达基于“认识预期”的主观性,可以进一步引发说话者的情感(如“警告、责备、悔恨”等)。然而,前件的“了₂”只能位于 C_1 ,而后件的“了₂”可以占据 C_3 ,且其辖域为整个条件句,表达说话者的主观态度/评价。

3. 作为“认识预期”标记的“了₂”

本节我们聚焦在普通条件句后件的“了₂”，探讨其主观性的本质。^⑦我们认为，这种主观性体现在“说话者判定条件句命题符合其原本的认识预期，是极大概率乃至全概率事件”。

那么，什么是“认识预期”？陈振宇(2021: 23)指出，“预期”是某个认识主体的“预先估计或希望等心理状态或主观态度，并不是在报道事物的情况，是非现实的”，因此本身与“情态(modality)”相关，可以通过“X认为/猜想/估计”等标识认识主体。^⑧陈振宇、姜毅宁(2019b)及陈振宇、王梦颖(2021)从情态语义角度将“预期”分为以下四个子范畴：

(18) i. 意愿预期(volitional expectation): 表达预期的语句带有“想, 希望”等情态词。

“屋顶漏了, 所以不**希望**下雨, 可竟然下起了大雨。”

ii. 能力预期(capable expectation): 表达预期的语句带有“能, 会₂”等情态词。

“美国拥有最先进的医疗体系, 所以本来**能够**轻松应对流行病的挑战, 但居然在新冠病毒面前败下阵来。”

iii. 道义预期(deontic expectation): 表达预期的语句带有“应该₁、会₁、必须”等情态词。

“妈妈要他早点回家, 所以他本来**应该**早点回家, 但是他竟然很晚都不回家。”

iv. 认识预期(epistemic expectation): 表达预期的语句带有“应该₂、可能、必定”等情态词。
“鸵鸟是鸟, 所以**应该**会飞, 可是偏偏不会飞。”

在此分类基础上, “了₂”相关的“认识预期”本质是说话者基于自身的知识或认知体系对条件句命题作出主观评判, 认为“应该、理应或必然是这样”, 因此“了₂”承担了类似“应该₂、可能、必定”等情态词的预期功能。请观察例(19):

(19) a. 重复的机会如果出现了, 那么他就是一个巨大的幸运者了。(张炜:《你在高原》)

b. 当然, 如果把人类的语言作为衡量动物有无“语言”的标准, 那就更加荒唐了。(段景莲:《哲学有无体系之我见》)

c. 假如找到了这一封信, 那末事情就可以弄明白了。(于伶:《满城风雨》)

上述例句表明, 说话者判断, 在前件成立的前提下, 后件亦成立的可能性极大或是必然的。陈振宇(2021)将“预期”根据其强弱程度进一步分为“强预期”和“弱预期”, 其中“强预期”的意思是, 说话者对事件是否发生具有较明确的判断, 认为事件有较大概率发生或不发生, 而弱预期的存在与事件的发生与否无太大关联。依据这一定义, 与“了₂”相关的认识预期是“强预期”。例如(19a), 说话者判定, 在“重复机会的出现成为现实”的前提下, “他会成为巨大的幸运者”是趋于必然的。

此处, 我们提出两个检验格式论证“了₂”基于“认识预期”的主观语义: 检验格式 I “X 相信/认为/断定”、检验格式 II “很可能/毫无疑问/一般来说”。*le*-条件句无法与其否定格式兼容。

(20) a. 我认为/我相信, 假如找到了这一封信, 那末事情就可以弄明白了。(对比(19c))

b. #我不认为/我不相信, 假如找到了这一封信, 那末事情就可以弄明白了。

c. 很有可能, 重复的机会如果出现了, 那么他就是一个巨大的幸运者了。(对比(19a))

d. #绝对不可能, 重复的机会如果出现了, 那么他就是一个巨大的幸运者了。

e. 毫无疑问/我断定, 如果营养太多, 肠胃就不好吸收了。

f. #我很怀疑/我不认为, 如果营养太多, 肠胃就不好吸收了。

⑦ 所谓的“普通条件句”不包含关联条件句、光杆条件句、叙实条件句等特殊类型的条件句, 详见本节探讨。

⑧ 陈振宇(2021)进一步认为, “预期”与“情态”两个范畴本质上是一回事, “情态”更多从本身语义角度出发论述, 而“预期”更多从“知识立场、评价立场等在言语行为中的即时呈现及影响”角度出发, 因而“预期”更倾向属于语用因素。

经语料考察我们发现, *le*-条件句的后件常常与表达感叹、强调的副词如“也就/可就、(倒)也、真的、简直、只好、(也)都、早(就)、如此、实在、当然、连……都/也、那才(真)、就只能”等(见(21)), 或表达主观推测的副词如“很可能、的确、(没)准、一定、恐怕、大概、应该”等共现(见(22))。它们与“了₂”的兼容性恰恰凸显了“了₂”的主观语义。带有这类副词的条件句都满足上述检验格式 I、II, 但与其否定形式不匹配。

(21) a. 我本来是要走的, 如果你是宫主, 我早就走了。(古龙:《陆小凤传奇》)

b. 人长得高大结实, 皮肤很白, 五官端正, 鼻梁又高又直, 如果眼睛凹一点的话, 简直就像个外国人了。(艾米:《山楂树之恋》)

c. 如果你彻底给它晒干了以后, 它也就死掉了。(卞毓麟:《移民火星》)

d. 如果要想找一个好对象, 对我来说又实在太难了!(1994 年报刊精选)

e. 如果要钻出洞来, 被他们看见那可真是太危险了!(刘流:《烈火金刚》)

g. 如果不让厂长上, 我们宁可工人也不上了。(1994 年《报刊精选》)

(22) a. 美国和日本的产品再好, 如果价钱太贵, 恐怕也无人问津了。(1995 年《人民日报》)

b. 两岸关系源远流长, 大陆又是亚洲最大的市场, 如果台湾同胞不到大陆来发展, 的确太可惜了。(1993 年《人民日报》)

c. 我耸耸肩说, 如果家里没有母亲, 那孩子肯定就只叫父亲了。(《读者》合订本)

d. 高伟冬笑了笑, “如果只我一个, 被他用枪指着, 我大概也不敢动手了。”(新华社 2001 年 10 月份新闻报道)

正是因为“了₂”标记说话者的“强预期”, 更易触发说话者的特定情感。根据具体的语境, 这种情感色彩既可以是正面/积极的, 表达类似肯定、期待等积极的主观评价(见(23)), 也可以是负面/消极的, 表达指责、无奈、反对、警告、后悔等(见(24)):

(23) a. 当然, 如果有条件, 请创作者或是本民族的人来谈一谈, 介绍一些情况, 这就更好了。(孙景琛:《舞蹈讲座》)

b. 如果真能够这样子, 咱们的民族是有希望的了!(欧阳山:《柳暗花明》)

c. 他总是说: “我做这些的目的,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如果是为了这, 我不会这么干了! ……”(1996 年《人民日报》)

(24) a. 幸亏是冬天, 如果是夏天, 老早就生瘟疫了。(高阳:《红顶商人胡雪岩》)

b. 他后悔, 不该找解净来, 如果是叫田国福来, 事情就好商量了。(蒋子龙:《赤橙黄绿青蓝紫》)

c. 亲爱的巧珍已经不在! 如果有她在, 他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难受和痛苦了。(路遥:《人生》)

需要注意的是, 作违实解读的 *le*-条件句更容易获得感情色彩。陈国华(1988)、袁毓林(2015)都指出, 违实语义与强烈的情感倾向有关; 感叹将极大提高条件句的违实解读倾向。张莹、陈振宇(2020)的调查表明, “了₂”位于条件句后件句末, 可以大大提高违实解读的比率, 这与“了₂”表达感叹功能有关。张莹、陈振宇(2020: 54)进而提出了“条件句感叹规则”: 当感叹融入条件句后件, 更易触发违实义。

无论是一般解读还是带有明显感叹倾向的违实解读的 *le*-条件句都蕴含了说话者对于条件句命题的主观判定, 因此, 两种解读都兼容于中性的“说话者导向副词 (speaker-oriented adverbials)”:

(25) a. 坦白说/事实上/其实, 如果 11 号上场了, 比赛就赢了。(√违实; √一般条件)

b. 诚然/的确/老实说, 如果他能仔细点, 这次考试肯定及格了。(√违实; √一般条件)

既然作为预期标记的“了₂”与说话者主观态度相关, 那么一般无法出现在与主观态度无关的

条件句句末。我们简要讨论三种特殊的条件句,它们分别表述必要性、关联性及叙实性,其中前两种条件句无法添加“了₂”,而第三种必须带有“了₂”。

首先,我们考察(26)的“汉语光杆条件句”,它由 Cheng & Huang (1996) 提出,并在 Chierchia (2000) 得到进一步形式化分析。^⑨

(26) a. 谁演谁,谁就像谁。

b. 谁敢说不,谁就会被批评。

汉语光杆条件句的典型特征是缺乏条件句连词,并在前件及后件成对地出现同一类型的疑问词。Cheng & Huang (1996) 认为,光杆条件句的疑问词被条件句中的隐性算子约束,属于“非选择约束”(unselective binding),前件与后件相应的疑问词互指,具有相同的下标。^⑩根据 Cheng & Huang (1996) 及 Chierchia (2000) 的分析,汉语光杆条件句的逻辑形式及语义式如下:

(27) a. $\text{Operator}_i [\dots wh_i \dots] [\dots wh_i \dots]$

b. $\forall x [\dots x \dots] [\dots x \dots]$

如(27b)所示,光杆条件句蕴含了全称量词,即对于所有的 x 而言,满足前件所述特征的 x 也必定满足后件所述特征,因此该条件句的语义隐含了“客观必然性”。(28)的句子表明,光杆条件句与表主观态度的“了₂”无法兼容;它们可以通过检验格式 I、II 及其否定形式:

(28) a. *谁演谁,谁就像谁了。

b. *谁敢说不,谁就会被批评了。

(29) a. 我相信/断定,谁演谁,谁就像谁。

b. 我不信/很怀疑,谁演谁,谁就像谁。

c. 毫无疑问/很可能,谁敢说不,谁就会被批评。

d. 绝不可能,谁敢说不,谁就会被批评。

另两种特殊的条件句在 Bhatt & Pancheva (2006) 中有所涉及:关联条件句(relevance conditionals)及叙实条件句(factual conditionals)虽然有条件句的形式,但并非表达前、后件事态间的条件关联。

(30) a. 要是你饿了,冰箱里有三明治。

b. 如果你想知道,其实阿俊才是杀死那个人的真凶。

(31) a: 这本书真是太无聊了!

b: 是吗? 我没有读过,不过,要是你真觉得无聊,那就别继续看了。

例(30)的关联条件句(也称为“饼干条件句”)指明,在前件所述的特定场景之下,后件所述事态具有关联性:在“你饿了”的情况下,“冰箱有三明治”这一现实状况具有关联性,即“你可以吃冰箱里的三明治”;同理,在“你想知道真相”的场景下,“阿俊是真凶”这一事实对听话者而言也相关。显然,后件所述事态是客观存在的,不依赖前件事态是否发生(如无论“你”饿不饿,冰箱里都有三明治)。说话者并非从“认识预期”角度对条件命题作出主观评价或采取某种立场,故关联条件句无法出现于作为预期标记的“了₂”的辖域:

(32) a. ??要是你饿了,冰箱里有三明治了。

b. ??如果你想知道,其实阿俊才是杀死那个人的真凶了。

^⑨ 此处我们同样只考察位于 C_3 的“了₂”。不难发现,作为完句性的时体标记“了₂”可以出现在这类条件句中:“谁买中概股,谁就倒霉了。”

^⑩ Cheng & Huang (1996) 将疑问词处理为变量,而在 Chierchia (2000) 中,疑问词是被存在量词约束的,然而两者对于光杆条件句的语义解释基本类似。具体的形式化操作参见这两篇论文。

在例(31)的叙实条件句中, A认为前件所述事态为真, 而说话者B从A的视角出发给出具体建议。叙实条件句并不是以“认识预期”为基础, 而是表达“在某一前提下, 应该/可以采取后件所述的行为方式”。从这一角度看, 叙实条件句是特定言语行为的表现形式。参照Li & Thompson (1981), “了₂”在叙实条件句的作用是凸显某言语行为在前件所述的前提下具有现时相关性, 因此无法省略(见(33))。同时, 它们无法进入检验格式I、II及其否定形式(见(34)):

- (33) a. 如果你不同意, 那只好我一个人干了。(蒋子龙:《赤橙黄绿青蓝紫》)
b. 如果这么不愿意跟我跳舞, 你直说就可以了!(琼瑶:《聚散两依依》)
c. 他曾经“要挟”导演:“如果不让我演项羽, 我就不演了。”(1994年报刊精选)
- (34) a. #我认为/相信, 如果这么不愿意跟我跳舞, 你直说就可以了!
b. #毫无疑问/很可能, 如果你不同意, 那只好我一个人干了。
c. #我不认为/绝不可能, 如果不让我演项羽, 我就不演了。

实际上, 叙实条件句正是反映了说话者在某一前提下一定会命令/建议对方(如“如果看不下去, 就别看了!”)或承诺自己(如“如果你不去, 那我一个人去了!”)的言语行为, 也是极大概率乃至全概率的体现。但是此处的“了₂”与认识预期无关, 而是表达“极大概率乃至全概率的道义预期”。它们虽无法进入格式I、II及其否定形式, 却可以进入“我说”这类表示说话者命令/建议或自我承诺的检验格式:

- (35) a. 我说, 如果你不愿意参加, 直接说就可以了!
b. 我说, 如果不让我演项羽, 我就不演了!
c. 我说, 如果如果你不同意, 那只好我一个人干了。

总而言之, 这三类条件句都与说话者的认识预期无关, 前两者描述的是必然性或某一客观存在的事实, 故不能出现在主观性“了₂”的辖域范围内, 而叙实条件句表达说话者实施在特定前提下具有现时相关性的言语行为, 通常需要与“了₂”共现, 但这里的“了₂”与道义预期相关, 同样也位于C₃。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 不带“了₂”的条件句也有可能表达说话者的认识预期(如(36)), 然而相较于le-条件句, 它们很多情况下的确与认识预期无关(见(37))。至于条件句中除“了₂”还有哪些语法要素会触发认识预期, 我们只能留给后续研究。

- (36) a. 如果你晚到五分钟, 病人一定会死的。
——#我不认为/绝不可能, 如果你晚到五分钟, 病人一定会死的。
b. 如果他答应你, 也就会帮到你。
——#我不认为/绝不可能, 如果他答应你, 也就会帮到你。
- (37) a. 如果会议结束, 我们就去喝咖啡吧。(对比: 如果会议结束, 我们就去喝咖啡了。)
——#我相信/很有可能, 如果会议结束, 我们就去喝咖啡吧。
b. 据他说, 如果他到上海, 就会去看你。
——#据他说, 如果他到上海, 就会去看你了。

综上, 我们认为, 条件句中“了₂”的主观性体现在标记说话者的“认识预期”, 是说话者借助自身知识或认识体系对条件句某命题作出判断, 并认为这是极大概率乃至全概率事件。因此, 作为“认识预期标记”的“了₂”必然和主观态度相关联。接下来我们从这一角度进一步探讨le-条件句解读是如何生成。

4. 从预期结构看le-条件句的解读

特定语境下, le-条件句既可以作一般解读也可以作违实解读。我们认为, “了₂”并非触发违实解读的语法标记, 而是认识预期标记。我们从CCL语料库中搜集了4000余个带有“了₂”的条件句,

过滤单纯作为时体标记的“了₂”,结果显示,作违实解读的条件句仅占了 24.6%,而大部分 *le*-条件句属于一般解读。从统计上看,即便带有“了₂”,条件句的违实倾向亦并不显著。

那么,*le*-条件句的一般或违实解读如何产生?我们借助检验格式 I、II 已经证明,条件句的“了₂”可以表述说话者判定后件所述事件在前件事件的实现下是很可能甚至是必然发生的。张莹、陈振宇(2020)认为,一般而言,条件句的前件与后件同为非事实或反事实。^⑪“非事实”对应本文的一般条件解读,而“反事实”对应违实解读。当条件句事态并非既定事实,说话者无法断定该命题在现实世界中是否为真,此时“了₂”表明说话者主观判定此为极大概率事件,是极有可能为真的,也就是该命题与他的认识预期一致,这便是一般解读的来源。

对于违实解读,我们可以借助“预期性”来解释。根据“预期”的定义,认识主体自身的预期与主体对于当前事态的判断两者之间存在特定“量化关系”。陈振宇、王梦颖(2021)将完整的预期语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1)认识主体事先获得的知识,即知识状态 O;2)由 O 可推测出事件 M 发生的概率,即预期 $P(M|O)$;3)主体(基于当前信息)对事件 M 发生的主观判断 $P(M)$;4)由 $|P(M|O)-P(M)|$ 决定的预期性。

在条件句的场合,我们将前件视为“假设的已知信息 O”,即假定前件所述事件或状态已然发生,说话者在 O 的基础上对后件事态发生作出相应预测,此为预期 $P(M|O)$ 。现实事态的存在由 $P(M)$ 表示。^⑫当现实存在的状态与说话者原本预期不兼容, $|P(M|O)-P(M)|$ 接近 1,为反预期,条件句相应地获得违实解读。反预期格式可以出现在转折复句,但不能出现在因果复句(陈振宇、姜毅宁 2019a):

- (38) a. O $P(M|O)$ $P(M)$
i. 如果二战没爆发,就不会有冷战格局的出现了。然而/但是,冷战直到苏联解体才结束。
ii. #如果二战没爆发,就不会有冷战格局的出现了。所以/因此,冷战直到苏联解体才结束。
 $|P(M|O)-P(M)| \approx 1$: 反预期,违实解读
- b. O $P(M|O)$ $P(M)$
i. 如果小明仔细点,也不至于不及格了。可是/但是,小明还是挂科了。
ii. #如果小明仔细点,也不至于不及格了。所以/因此,小明还是挂科了。
 $|P(M|O)-P(M)| \approx 1$: 反预期,违实解读

违实解读的来源实质上是说话者的“认识预期”与现实世界的既定事实之间的矛盾。这符合陈振宇(2021: 11)提及的“反预期表达的是当前信息与预期之间的关系”,而在反预期中,当前信息对于说话者而言是“已经实现或可能实现的”。根据陈振宇、姜毅宁(2019b),违实解读属于预期与现实的“不和谐”关系,说话者以“回溯视角”将已知信息“XP,因此(可能)YP”按“不和谐”的方向“如果 $\neg$ XP,那么 $\neg$ YP”进行假设推理,以此追求更大的信息价值。在此过程中,“了₂”的作用是凸显“如果 $\neg$ XP,那么 $\neg$ YP”属于说话者的认识预期,它与已知信息“XP,因此(可能)YP”形成反差,从而构成信息价值更大的反预期。因此,此处的“了₂”并不是反预期标记,仍然是认识预期标记。

这种“预期与现实的不和谐”体现在两方面:第一,违实解读的 *le*-条件句时常伴有反预期标记“早/早就、反倒、倒不好、也该、早该”等:^⑬

⑪ 张莹、陈振宇(2020)的定义基于说话者的“直陈世界”。当说话者不清楚某事态在直陈世界中是否存在,为非事实;而当说话者明确该事态在其直陈世界中为假,则为反事实。

⑫ 很多情况下,现实事态的存在是隐性的,比如需要通过具体语境获得。我们考虑 *le*-条件句的解读时,往往需要借助语境知识得到 $P(M)$,继而进一步计算预期性。

⑬ 对于“反预期标记”的界定及分类参见陆方喆(2014),陈振宇、姜毅宁(2019b)等,因篇幅关系本文不做进一步阐述。

(39) a. 如果我有双羽翼,也该从窗口飞上枝头了。可惜我那暗哑低沉的音调,即使是一只鸟,也只好做一只不会歌唱的含……(靳以:《鸟和树》)

b. 其实他如果真的想回去,他早就回去了。(王蒙:《蝴蝶》)

c. 说实话,当事人并不是我的亲戚,如果是我的亲戚,我倒不好出面说话了。(六六:《蜗居》)

d. 那样复杂宏大的一个世界,如果没有演化出智慧这样的东西反倒是不正常了。(刘慈欣:《三体》)

第二,违实解读的 *le*-条件句更容易蕴含强烈的情感色彩,表达“反预期效果”所触发的“后悔、责备、警告、无奈”等情绪,或强烈的非现实愿望:

(40) a. 如果自己没点意志,早就嫁人了!还想有你们兄妹的今天?!(李可:《杜拉拉升职记》)

b. 难道我和一个女孩跳跳舞,看看电影,逛逛马路……就要谈到负责任!如果这样,我高寒起码该对二十个女孩负责任了!(琼瑶:《聚散两依依》)

c. 我不禁感叹:如果作者都能像林先生这样,那我们编辑就太好当了!(1995年《作家文摘》)

d. ……糊里糊涂被骗了四倍的价钱,如果用多付的钱,又可以买许多好东西了!我感到十分委屈,伤心地哭了。(《读者》合订本)

陈振宇、姜毅宁(2019b)指出,“了₂”在条件句后件更容易表感叹,且具有感叹功能的成分进入后件更容易触发反事实性。本文进一步追溯了其成因:情感标记从句法上看应该位于C₃,且主观性越强,情感也就越强。作为“认识预期标记”的“了₂”辖域为整个条件句命题,表达说话者坚定的极大概率乃至全概率预期,而当说话者强调这种坚定性,便触发了极大的情感。同时,该预期与现实状态相矛盾,说话者通过回溯视角仍将自身的预期按“不和谐”的方向说出,这就触发了反预期效果,进而引出违实义。这种语用层面的“不和谐”关系倾向通过感叹等手段获取更大的信息价值。^④

结合上述分析,本文对 *le*-条件句的解读作出统一分析:“了₂”指示了说话者基于自身认知对条件句命题的主观判定。当说话者缺乏现实事态的信息,“了₂”表达该命题符合其预期,此时产生一般条件解读;而当说话者的预期与现实既定事态相矛盾,“了₂”揭示了该预期与当前信息的“不和谐”,触发违实解读。无论是哪种解读,“了₂”的核心作用都是标记说话者的“认识预期”,并非所谓的“违实标记/语法要素”(陈国华 1988; Wu 1994; 王宇婴、蒋严 2011; Wang 2013 等),也不是用于“否定原本预设而引发反预期”(Soh 2009)。与“了₂”相关的“语用不和谐”也解释了为何“了₂”在条件句后件更容易表感叹。

最后,我们需要说明,无论条件句句末出现表时体义的“了₂”还是表主观态度的“了₂”,解读的违实与否(如果不考虑真正的违实标记“要不是、若非”等)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实世界的既定事实,这也说明违实义本身就是具有语用性质的(蒋严 2000)。“了₂”与违实义实际上是一种间接的语用关系:借用陈振宇、姜毅宁(2019a)中的“推断/回溯视角”,我们认为,一般解读与说话者的推断视角相关,而违实解读与回溯视角关联。前者大多涉及未来事件,后者则主要涉及过去已经发生的事件。根据我们的语料分析,*le*-条件句大多还是用在推断视角,因此违实解读的比例并不高,它虽然对于违实解读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影响并不显著。

5. 结语:作为认识预期标记的“了₂”及相关问题

本文探讨了“了₂”在汉语条件句的主观性语义,并通过检验格式I“X相信/认为/断定”、检验格式II“很可能/毫无疑问/一般来说”及其否定格式论证这种主观性的本质是说话者认为“从前件到

^④ Yong(2016)也指出,在后件添加“了₂”可以加强句子违实解读的稳定性,然而并未给出解释,也未说明“了₂”的真正功能。

后件的推理是极大概率乃至全概率的预期”。根据 CP 分裂理论,我们认为“了₂”可以位于 C₁ 位置表达“状态改变”的时体义,是完句的必要条件,或位于 C₃ 位置表达主观态度。条件句前件的“了₂”只能充当时体标记,而后件的“了₂”往往与说话者的主观态度相关。本文认为,表主观语义的“了₂”是认识预期标记。基于此,我们给出了 *le*-条件句解读的统一分析:当说话者缺乏现实状态信息,他判定条件句所述的事态发展是极有可能甚至是必然的,这是一般解读的底层逻辑;当说话者根据现实状态与预期之间的矛盾,从“不和谐”方向触发反预期效果,则生成了违实解读。本文的分析一方面符合违实义的语用特性,另一方面也解释了为何违实解读更容易获得强烈的情感。

当然,“了₂”标记“认识预期”的功能同样体现在简单句中。回到例(1):Soh (2009) 认为,该句的“反预期解读”源于说话者“否定原本的预设”,即说话者之前预设“汤不咸”,而在说话时间驳斥了这一预设,断言了反命题“汤是咸的”。我们认为,Soh (2009) 的解释仅能涵盖其中一种解读。例(1)并不一定是“反预期”解读,也可以是“正预期”解读,表达预期一致性:

- (41) a. 这汤竟然/偏偏咸了! (反预期)
- b. 这汤果然咸了! (正预期)
- c. 跟我预计的一样/如我所想,这汤咸了! (正预期)

Soh (2009) 无法解释 (38b-c) 的解读。实际上,例(1)的解读需要依赖具体语境。按照本文的观点,此处的“了₂”应是认识预期标记,其作用并不是“否定原本的预设”,而是标记辖域内的命题属于说话者的认识预期。那么如何产生正反预期两种解读? 请注意,说话者能够说出例(1)当且仅当他掌握了足够的当前信息。假设当前信息为命题 *p*: 这汤的咸度为 *m*,而位于说话者预期内的命题为 *q*: 这汤的咸度(应该)为 *n*。当 *m* 显著大于 *n*,说话者的预期与现实状况产生矛盾,语用的“不和谐”触发了反预期解读;当 *m* 与 *n* 基本无差异,说话者通过“了₂”表达了预期与现实状态的一致性,此时我们获得正预期解读。与 *le*-条件句类似,例(1)的解读不是单纯由“了₂”的语义决定,而是具备语用性质的。“了₂”的预期特性是未深入研究的课题,值得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 [1] Asher, N. & A. Lascarides. *Logics of Convers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2] Bhatt, R. & R. Pancheva. Conditionals [C]// Everaert, M. & H. van Reimsdijk.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yntax*.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638–687.
- [3] Chao, Y. -R.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 [4] Cheng, L. & C. -T. Huang. Two types of donkey sentences[J].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1996, (14): 121–163.
- [5] Chierchia, G. Chinese conditionals and the theory of conditionals[J].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2000, (9): 1–54.
- [6] Comrie, B. *Aspect*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 [7] Eifring, H. The Chinese counterfactual[J].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88, 16(2): 193–218.
- [8] Hsu, C. -F. Semantic-based 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counterfactuals: Evidence from a psycholinguistic study of *Yaobushi* [J].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14, 15(3): 391–410.
- [9] Lin, J. -W. Temporal reference in Mandarin Chinese[J].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2003, (12): 259–311.
- [10] Lin, J. -W. On the temporal meaning of verbal *-le* in Mandarin Chinese[J].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00, (1): 109–133.
- [11] Ljungqvist, M. *Le, guo and zhe* in Mandarin Chinese: A relevance-theoretic account[J].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2007, (16): 193–235.

- [12] Paul, W. Why particles are not particular: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Chinese as heads of a split CP[J]. *Studia Linguistica*, 2014, 68(1): 77–115.
- [13] Smith, C. S. *The Parameter of Aspect* [M].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
- [14] Soh, H. -L. Aspect [C]// Huang, C. -T., Li, Y. -H. & A. Simpson. *The Handbook of Chinese Linguistics*. WILEY Blackwell, 2014. 126–155.
- [15] Soh, H. -L. Speaker presupposition and Mandarin Chinese sentence-final -le: A unified analysis of the “change of state” and the “contrary to expectation” reading[J].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2009, (27): 623–657.
- [16] Wu, H. -F. *If Triangles were Circles, ... a Study of Counterfactuals in Chinese and in English* [M]. Taipei: Crane, 1994.
- [17] Wang Y. -Y. *The Ingredients of Counterfactuality in Mandarin Chinese* [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13.
- [18] Yeh, D. & D. Gentner. Reasoning counterfactually in Chinese: Picking up the pieces [C]// *Proceedings of the 27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 Society*. 2005. 2410–2415.
- [19] Yong, Q. A corpus-based study of counterfactuals in Mandarin[J].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16, 17(6): 891–915.
- [20] Zhang, N. -N. Sentence-final aspect particles as finite markers in Mandarin Chinese[J]. *Linguistics*, 2019, (57): 967–1023.
- [21] 陈国华. 英汉假设条件句比较[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8, (73): 10–19.
- [22] 陈振宇. “预期”范畴研究 [Z]. 2021 年复旦大学暑期 FIST 课程讲义.
- [23] 陈振宇. 逻辑、概率与地图分析——汉语语法学中的计算研究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
- [24] 陈振宇. 汉语的小句与句子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 [25] 陈振宇, 姜毅宁. 概述预期系统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C]// 邵敬敏, 靳卫卫, 张黎. 汉语语法研究的新拓展 (十).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9a.
- [26] 陈振宇, 姜毅宁. 反预期与事实性——以“合理性”语句为例[J]. 中国语文, 2019b, (3): 296–310.
- [27] 陈振宇, 王梦颖. 预期的认知模型及有关类型——兼论与“竟然”“偏偏”有关的一系列现象[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21, (5): 48–63.
- [28] 邓思颖. 形式汉语句法学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9。
- [29] 邓思颖. 汉语方言语法的参数理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30] 范晓蕾. 论“了₂”的时体助词和动相补语之分[J]. 语言科学, 2021, (20/01): 60–75.
- [31] 陆方喆. 反预期标记的性质、特征及分类[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4, (6): 53–59.
- [32] 蒋严. 汉语条件句的违实解释 [C]// 中国语文杂志社. 语法研究和探索 (十).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33] 王宇婴, 蒋严. 汉语违实语义的构成因素 [C]// 蒋严. 走进形式语用学.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1.
- [34] 袁毓林. 汉语反事实表达及其思维特点[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 (8): 216–144+207.
- [35] 张莹, 陈振宇. 汉语的反事实条件句与非事实条件句[J]. 汉语学报, 2020, (3): 42–59.
- [36] 朱德熙. 语法讲义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形式语义学的汉语研究与形式语义学理论创新”(22&ZD295)

收稿日期: 2022 – 11 – 14

作者简介: 王继新 (1987—), 男, 浙江建德人, 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 讲师。研究方向: 形式语义学、类型逻辑、语义—语用界面研究。